

目 录

罗亭.....	1
一	1
二	13
三	28
四	43
五	53
六	63
七	83
八	94
九	101
十	110
十一	116
十二	127
尾 声	140

罗 亭

寂静的夏日清晨，太阳已经高悬于晴朗的空中，但是田野上仍闪耀着晶莹的露珠，刚苏醒的谷地上散发着清新迷人的芬芳气息，树林里依然潮湿，没有喧嚣，清晨的鸟儿在高声欢唱。缓缓倾斜的丘岗自上而下覆盖着刚刚开花的黑麦，在岗顶上可以见到有一个不大的村子。

一个年轻女人沿着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，朝这个村子走去。她身穿细纱白裙，头戴圆草帽，手里拿着阳伞。身后远远地跟着一位侍童。她缓缓地走着，似乎在尽情享受散步的乐趣。周围高高的黑麦摇曳摆动，发出微微的簌簌声，起伏的波浪，一会儿闪现出银绿色，一会儿闪现出红色的波光，高空中百灵鸟发出清脆的啼鸣声。

年轻女人从自己的村庄出来，这村庄离她现在要去的小村子不过一俄里^[1]。她叫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。她是个寡妇，

[1] 俄制长度单位，1俄里=500沙绳≈1.0668千米。

没有子女，非常富有，和自己的弟弟、已退役的骑兵大尉谢尔盖·帕夫雷奇·沃伦采夫一起生活。他并未结婚，管理着她的庄园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来到了小村子，在村边一间很破旧低矮的小木屋旁停了下来。她把自己的侍童叫到面前，吩咐他进屋去询问一下女主人的身体状况。他很快就在一个年老体衰有着白胡须的农夫的陪同下回来了。

“嗯，怎么样？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问道。

“还活着……”老头答道。

“我能进去看看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走进屋子。屋里又挤又闷，烟雾呛人……有人在炕上蠕动着，发出呻吟。她环视了一下，就在昏暗中看到了头上包着方格头巾的老太婆那又黄又皱的脸，一件笨重的粗呢上衣一直拖到胸口。她呼吸困难，无力地摊开着瘦骨嶙峋的双手。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走到老太婆身边，用手指摸一下她的额头……非常烫。

“马特廖娜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”她俯向炕上的病人问。

“噢——哟！”老太婆凝视着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呻吟着说，“不好，不好，亲爱的！死期快来了，亲爱的！”

“马特廖娜，上帝是慈悲的，或许，你会好起来的。你服用过我派人给你送来的药了吗？”

老太婆愁眉苦脸地呻吟起来，没有回答。她没有听清她的问话。

“吃过了，”站在门边的老头接着说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来。

“除了你，她身边就没有别人了？”她问。

“还有个小姑娘，是她的孙女，可总是走开。她坐不了一会儿，真是坐不住的丫头。给奶奶喝口水，也懒得去拿。我自己又老了，我哪儿管用啊？”

“是否可以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去呢？”

“不！何必送医院呢！反正都是死！已经活够了。看来，这是上帝的意思。她是不会离开炕的。她哪能去医院！如果稍一动弹，她就会死的。”

“哎哟，”病人呻吟起来说，“漂亮的太太，请别抛下我那孤苦伶仃的小孙女！我们的老爷离得远，而你……”

老太婆不做声了。她说话很费劲。

“别担心，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低声说，“一切都会安排好的。看，我给你带来了一点茶和糖。如果想喝，就喝吧……你们有茶炊吗？”她瞥了一眼老头，补问道。

“茶炊？我家没有但可以弄到。”

“那就去找一个来，要不我就把自己的派人送来。还有，你要吩咐孙女，让她别走开。告诉她，这样做应感到羞耻。”

老头什么话也没说，手里却接过一包茶和糖。

“好了，再见，马特廖娜！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说，

“我还会来看你的，你别伤心，要按时吃药……”

老太婆微微抬起头，向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探过身去，

“太太，请把手递给我。”她含混地说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并没递手给她，俯下身去，吻了一下她的前额。

“你看着点，”临走时她对老头说，“你们一定要按照写的那样给她服药……也要给她喝茶……”

老头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鞠了一躬。

闻到了新鲜空气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舒服地呼吸了一下。

她打开遮阳伞，正要回家，突然从小屋角后驶出一辆矮矮的二轮轻便跑车，车上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，身上穿着灰色亚麻布做的旧大衣，头上戴着同样布料做的大檐帽。

看到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后，他即刻勒住马朝她转过脸来。宽阔的、没有红润的脸庞上有一双灰白的小眼睛和一撮微白的小胡子，跟他衣服的颜色颇为相配。

“您好，”他懒洋洋地笑着说，“请问，您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看望一个病人……您从哪儿来，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？”

被叫做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的人，看了一下她的眼睛，又微微一笑。

“看望病人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您做得很好，不过，把她送进医院，对您来说不是更方便吗？”

“她太虚弱了，不能移动。”

“那您不打算撤销您的医院吗？”

“撤销？为什么？”

“就是随便说说。”

“多么奇怪的想法！为什么您头脑中会有这种想法？”

“您一直和拉松斯卡娅交往，看来，受到她的影响。而用她的话来说，医院、学校——这都是微不足道的事，是不必要的主意。行善应当是个人的事，教育也是，这全都是凭良心做的事……好像是这么说的。我倒想知道，她的这些论调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笑了起来。“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是个聪明的女子，我很喜欢她，也很尊敬她。当然她的想法不一定都对，我并不是每句话都信她的。”

“您做得很好，”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仍然坐在马车上，“就连她自己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。不过，遇到您我很高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问得好！似乎并不是遇到您一定高兴似的！而今天您是这么鲜润可爱，一如今天的清晨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又笑了起来。

“您又笑什么？”

“笑什么？如果您能看见，您是带着怎样一副没精打采和冷淡的面容说出您的恭维话的，那就好了！让我惊奇的是，您说最后一句话时竟然没打哈欠。”

“一副冷淡的面容……您，总是要火样的热情，可是哪儿都用不着火样的热情。燃烧一阵，冒一阵烟，就灭掉了。”

“也让人感到温暖。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接着说。

“是的……也会烧伤人。”

“好吧，就算会烧伤人，那又有什么！这并不是坏事，至少要比……”

“那我倒要看看，等您真的被烧伤了，您是否还会这么说，”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生气地打断她的话，用缰绳抽打了一下马，“再见！”

“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，等一下！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喊道，“您何时到我们那里去？”

“明天去，向您的弟弟致意。”轻便马车飞驰而去。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看了一眼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的背影。

“真像只袋子啊！”她想。他弓着腰，沾满灰尘，大檐帽戴在后脑勺上，帽底下露出一绺蓬乱的黄发，真像一只大面粉袋。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慢慢地朝着回家的路走去。她低头走着。近处的马蹄声让她停下来并抬起头来……她弟弟骑着马向她迎面走过来：他身边走着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，穿着轻薄面料做的长礼服，前襟敞开着，戴着轻薄面料的领带和轻薄面料做的灰帽子，手里拿着手杖。他早已在对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笑了，虽然他看到，她是边走边在沉思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一看她停了下来，他便走到她跟前，高兴地，接近温柔地说：

“您好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您好！”

“啊！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！您好！”她答道，“您是从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么？”

“正是，正是，”年轻人神采奕奕地答道，“是从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。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派我到您这儿

来；我觉得走着来好……清晨这么美妙，一共才四俄里远。我来了——您不在家。您弟弟告诉我，您到谢苗诺夫卡去了，他自己正打算去田野，我便与他一起走来迎您。真迎上了。这多让人兴奋啊！”

年轻人讲一口纯正的俄语，虽然有些外国口音，可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个国家的音。他的五官有亚洲人的某些特点。鼻梁隆起，呆滞鼓突的大眼睛，又厚又红的嘴唇，倾斜的前额，漆黑的头发——他脸上这一切都显露出东方族裔的特征；可他却说姓潘达列夫斯基，敖德萨是他的故乡，不过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，靠一位乐善好施的富孀养育成人的。另一位孀妇则给他职务。总之，中年的太太们都乐意庇护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：他善于迎合她们，善于讨得她们的欢心。

他现在就作为一个养子或一名食客住在富裕的女地主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·拉松斯卡娅家里。他很温存，殷勤又多情，私下里却淫邪好色。他有一副好嗓子，弹一手好钢琴，还有和人说话时眼睛盯着对方的习惯。他穿得很干净，衣服穿得很久，他也常常仔细地把自己的宽下巴刮得干干净净，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把他的话说完，才朝弟弟转过身去，说：

“今天我总是遇到人：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说话呢。”

“啊，跟他呀？他坐着车到哪里去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想象一下，坐着一辆跑车，穿着像亚麻布袋的衣服，浑身灰尘……他真是个怪人！”

“是啊，或许是有点怪，不过他是个好人。”

“这是说谁？列日涅夫先生？”潘达列夫斯基好像很惊讶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是说米哈伊洛·米哈伊雷奇·列日涅夫，”沃伦采夫作了肯定的答复。他又说：“不过，再见吧，姐姐，我该到田野上去看看替你种荞麦的农夫。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的……”说罢，沃伦采夫就疾驰而去。

“我很乐意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高声说道，并将胳膊伸给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。

她向他伸过自己的胳膊，两人就朝着她的庄园走去。好像挽着胳膊带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走路让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很愉快：他微笑着迈着小步，他那东方人的眼睛甚至都蒙上了一层潮润，不过，这很常见，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经常会感动不已，轻弹眼泪。挽着一个年轻漂亮、体态苗条的女人同行，谁不会感到愉快呢？

关于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整个×省的人都一致认为，她是个非常迷人的美人。×省的人没有错，光是她那笔挺的、微微翘起的小鼻子就能让每一个凡夫俗子神魂颠倒，更别说她那对温柔的深棕色眼睛，她那一头金褐色的头发，圆圆的双颊上的酒窝和别的美貌之处了。但是她身上最美的是她那可爱的脸蛋上的表情：信赖，善良，温和，这表情既动人心魄，又惹人喜欢。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看起来和笑起来就像个孩子，太太们则觉得她有些幼稚……

难道还有什么缺憾吗？

“您说，是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派您到我这里来的？”她

问潘达列夫斯基。

“是的，是她派我来的，”他答道，把俄语的C这个音发得像英语的th音，“她希望并嘱咐，恳请您今天一定到她家吃午饭……她们（在说到第三者，特别是说到女士时，潘达列夫斯基无一例外地用复数，以示尊敬）——她们正等着一位新客人到家里去，定要把他介绍给您。”

“这客人是谁？”

“是个叫穆费利的男爵，是从彼得堡来的宫廷侍从官。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前不久在加林公爵那里认识他的，她很称赞他，说他是可爱的有教养的年轻人。男爵先生也对文学有兴趣，或者，最好说……哎哟，多美的蝴蝶！您快看……最好说，是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。他写了一篇文章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——还想把它送给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评论。”

“让她评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？”

“是从语言的角度评论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从语言的角度，我想，您知道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在这方面是行家。茹科夫斯基^[1]有时还常向她请教，而我的恩人，住在敖德萨^[2]的德高望重的老人罗克索兰·梅季阿罗维奇·克桑德雷卡……您知道这个人吧？”

“从没听说过。”

“这样的名人，您竟然没听说过？真令人惊讶！我想说，连

[1] 1783—1852，俄国著名的诗人，翻译家，评论家。

[2] 位于俄罗斯境内的一个省的中心城市。

罗克索兰·梅季阿罗维奇对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在俄语方面的知识也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。”

“那这个男爵不会是个书呆子吧？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芙娜问道。

“绝不是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说，很快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有风度的上流社会的人。谈起贝多芬来，他是那样滔滔不绝，连老公爵都感到很满意……坦率地说，我也会听他讲的：这可是我的本行。请允许向您献上这朵美丽的野花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芙娜拿着小花，走了几步，就把它丢在路上了……

到她的房屋还剩下不过两百步。不久前才造好和粉刷过的房屋，在老菩提树和槭树的浓荫覆盖下，露出一扇扇宽大、明亮的窗户，令人很亲切。

“那么，请吩咐怎么向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汇报，”潘达列夫斯基说，他为刚才送上的鲜花的命运感到悲哀。“您会去吃中饭吗？她们也请您弟弟同往。”

“好的，我们一定来。娜塔莎最近怎样？”

“非常感谢，娜塔莉亚·阿列克谢耶夫娜身体很好……可是我们已经走过了去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庄园的岔路口了。请容许我告辞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芙娜停下来，“难道您不顺便到我家去？”她犹豫不决地问。

“虽然很想去，但我怕回去晚了。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

边向左右转动着眼睛。他感觉到，潘达列夫斯基此时正直视着他的脸，这让他感到极为不快。

“我再说一次：您是个实利主义者，不过这样。您在一切事情上必然只想看到实际的一面……”

“孩子们！”巴西斯托夫突然发出口令，“你们看到草地上那棵爆竹柳了，我们来看看，谁能最先跑到那里……一！二！三！”

孩子们飞快地向爆竹柳奔去。巴西斯托夫跟在他们后面快速跑去。

“真是个粗人！”潘达列夫斯基想，“他会将这些孩子带坏的……真是个大老粗！”

于是，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自鸣得意地向自己那整洁、雅致的身影投上一瞥，伸出手指拍打了两下礼服的衣袖，抖了抖衣领，就朝前走去。回到自己房间后，他穿上一件旧睡衣，带着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坐在了钢琴前。

二

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·拉松斯卡娅的房子，在全省几乎是首屈一指的。它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庞然大物，按拉斯特雷利^[1]的图纸修建，属于上世纪风格。它庄严地耸立在一座山丘顶端，山麓从俄罗斯中部的一条大河滚滚流过。

[1] 1700—1771，俄国建筑师，巴洛克式建筑的代表人物。

愚昧小人物的轻蔑情调……固然，在跟城里的熟人打交道时她也很随便，甚至冷嘲热讽，但绝无轻视之意。各位读者，顺便说一下，您可曾注意到，一个在下层圈子中很漫不经心的人，在和上司待在一起时是从来也不会漫不经心的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过这类问题也实在说不好什么原因。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终于熟记了塔尔贝格的练习曲，便从自己那整洁而舒适的房间来到客厅。他到时，看见全家人都已聚齐。沙龙开始了。女主人坐在宽阔的卧榻式沙发上，盘着腿，手中转动着一本新出版的法文小册子；窗旁的绣架前，一边坐着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的女儿，另一边是家庭教师庞柯小姐，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干瘪老姑娘，在她花花绿绿的包发帽下，露出了乌黑的假发，耳中塞着絮状纸团。

门旁的角落里，巴西斯托夫正坐着看报；他身边的佩佳和万尼亚在下跳棋；而一位个子不大、灰白头发蓬乱的先生正背靠炉子站立，他有一张黝黑的脸膛和一对溜溜转的黑眼睛，名叫阿夫里坎·谢梅内奇·皮加索夫。

这皮加索夫先生是个怪人。他愤恨所有事物和所有人，特别是女人，从早到晚大骂特骂，有时骂得狠精辟，有时骂得狠愚钝，但骂起来总是那么痛快淋漓。他那一点就着的火爆性子近乎稚气，他的笑，他的嗓音，他整个人都似乎浸染着肝火。

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很乐于接待皮加索夫：他以自己的怪异行为使她快慰。它们也确实很让人开心，而且因他的激情而效果倍增。例如：对着他的面无论向他讲述任何不幸的事情——比如某村遭雷击起火啦，洪水冲了磨房啦，一个庄稼汉拿斧头砍